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操

五臣并李善注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善曰

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掾善本無

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

書郎野王令

向曰野王縣令也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

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濟曰武帝子東出為南陽王除湛為

相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

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

項之選為太

善

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

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日錄

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

非擢材也善曰天子惠帝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

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善注同

克明克

聖光啟夏政

良曰啟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善曰尚

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比傳宋向戌曰以偏陽光啟寡君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

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

故特稱大小夏侯之書也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

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

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

學侯之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父守淮岱洽亦有聲銑曰湛州
 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
 並在淮南之分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
 荆兖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英英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
 夫子灼灼其隼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
 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善曰孔
 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
 子曰集大成也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績列素點絢
 者金聲而玉振也濟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玉績績也絢文彩也言湛文章如
 珠玉錦繡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
 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績
 事後素鄭玄人見其表莫測其裏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
 日績盡文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
 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徒謂吾

生文勝則史翰曰徒空也吾生謂湛也論心照神交唯我
 與子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善曰莊子子綦曰其且
 歷少長逮觀終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
 承親孝齊閔參濟曰承事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
 子之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
 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良曰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
 琴瑟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翰曰言德高
 曲高難爲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善曰論語柳
 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
 爵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弱冠厲翼羽儀初外公
 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弱冠厲翼羽儀初外公
 弓既招皇輿乃徵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爲羽儀也初外

太子舍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為尚書即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善曰典引曰巡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濟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清風謂內殊俱有美化也善也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決央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官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也善曰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遂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善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

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牛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辛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紀於此也善曰呂氏春秋牛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辛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班白攜手何歡如之**良曰言二人俱鬢髮班白相攜不提携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衆賢者少是衆勝少也雅時俗憎病雋異文雅之人也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

雅時俗憎病雋異文雅之人也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病也**執戟疲**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無謂爾高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為高恥居人下也**子乃泯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迴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迴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迴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

固不同也。善曰史記曰觀范曄之見王者羣臣莫為仁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見言為仁者之行由已不曲

求無知之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我周

易曰童蒙來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

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

子獨不變常節於屈而能申志也善曰論語子曰不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見媚茲一人。鏡曰以用晉廢雖不見用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愛天子也善

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

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謹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向曰謹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

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善言也僕書曰太子

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書儀有承華厥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

光厥家。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出光其家謂為

尚書曰道場未命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

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紀長保天秩。民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

秩也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

疾子曰斯人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翰曰五十知命湛四

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惟爾

之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臨終遺誓求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銖曰湛平生頗豪侈甘食美服

臨終遺誓求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臨終遺誓求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臨終遺誓求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必極精妙及臨終遺言令棺小薄斂也錫賜類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也襲衣簡選也器棺槨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其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誰能拔俗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複為襲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向曰拔也言誰能出俗養生而能崇薄葬者言湛達死生之分也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羸葬淮南子曰節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財薄葬簡服亡焉節淵哉若人實好斯文
亮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
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未訣逝者不追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求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也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論語顓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偈抑失聲迸涕交揮翰曰望湛

所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善曰禮記曰

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

蔡邕陳仲弓碑曰嚴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慟變

數知名失聲揮涕容兒言我不為湛慟當使誰為之也善曰論語曰顏淵

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乎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

我良執也向日襲及凝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

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水中寒

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之進不敢進不適子素館撫孤栢泣也言適湛故館撫湛

謂之退不敢退不適子素館撫孤栢泣也言適湛故館撫湛

之子與之同泣也善曰毛詩曰適子之前思未弭後感

館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前思未弭後感

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良曰前思謂平生所

其孤子也仍重也趙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明忘也

馬汧督誅一首

汧序善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督為氏

州司所族發憤死於獄中善曰藏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

死於國圖
岳誅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

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

逆焉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讚

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

與帝為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遇有毒驟失小利

向曰王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善曰毛詩曰王

旅嘽嘽左氏傳藏文仲曰君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濟曰

也使百姓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

時州伯宵遜乎大谿

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時縣名解系為雍

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善曰王隱晉書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遜若夫偏師裨

將之隕首覆車善本

軍者蓋以十數

翰曰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善曰左氏傳韓子曰以偏師

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

日韓之攻楚覆

剖符專城紆青拖紫善本作之司奔走失

其守者相望於境

銑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守宰之獨青紫綬

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者相望於境言多也善曰東觀漢記章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
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秦隴之僭輩更為魁主也善曰隴更羌賊率魁也墨或為紫非
僭稱王也善曰隴更羌賊率魁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職厥渠魁
既已襲汧而館其賒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館杜預曰掩
其不子以眈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眈爾微弱也介隔也
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翰曰據依也長三尺曰雉善注同
羣羌善本
字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鏡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木石將盡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蘓後爨

蘓之竭芻蕘罄絕向曰樵蘓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蘓後爨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蕘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的以鐵瑣機關既縱礮盧會切善
而又外焉發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善曰言以鐵鎖繫也
既縱下礮賊而又以機關却外上也善曰言以鐵鎖繫也
水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
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爨陳焦之麥柿呂
角之松良曰爨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相屋楣也甬屋椽也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乎廢切又曰相楣也
又曰桶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檣善本
馬長鳴翰曰言資枹桶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
賜其間司馬彪莊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
子注曰皇歷也

浚塹七壺善本作雷雷瓶瓶武以偵取之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

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壺鋪瓶瓶並器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

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使聽耳者伏聽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勇欲去然

偵廉視也方將穿城善本作響作因焚穢猛古火薰潛善本

之氏殲焉向曰擴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善

日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種穢注曰大久之安西之救至麥之無皮毛者曰穢穢氏攻之氏也

竟免虎口之厄濟曰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計之氏差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

齊萬年師差胡圖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差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全數百萬石

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聖期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善曰漢書音義曰衛

之制進以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善曰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

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

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善本無十斛考訊吏兵以擯賈楚之

辭連之銑曰列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擯楚救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善曰禮記

曰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大將軍屢抗其疏向曰大

搗夏楚荆也夏與擯古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將軍謂

梁王彤屢數也抗擯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

也此下彤表敦辭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

日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效推極善本作小疵

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言忌其功效推窮小過也善曰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

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非所以褻聲元功宜解敦禁刻假客者言乎其小疵也

授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辭之道也効推也謂舉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

以官也說文曰劾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

法有罪也何戴切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

所請也子謂馬敦也朝廷聞而傷之榮書曰皇帝咨故

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善本作厲字有方固守孤城

危徧善本作逼字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

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善曰王隱晉書

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向曰嘉善也

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然絜士之聞穢其庸

致思乎濟曰庸用也言清絜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善曰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

致思乎思慮乎必自絕也善曰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

豐山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

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莫首之讎也良

肆恣噤毒貿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

言嫉妬之徒欺其善行當以已首易人之首為讎也善

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予言心害之為噤害也

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之讎也戰國策曰

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

悲夫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

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

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

也昔乘丘之戰賁玄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

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銑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也縣姓賁

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賁父以敗績

赴敵而死圉人養馬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

績因流矢中馬非賁父之罪也乃謀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作善本誄向曰手持劔殺之也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而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善本有也字濟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臣也遺棄也善曰班固漢書天子既策善本作而贈之賁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策善本作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末也敢闕言不敢闕也牙門將軍微

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本知人未易人未易知翰曰言人固未易知

知人亦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日

西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

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焚焚魯羣狄豺虎競逐向曰城小多貯粟為也焚焚貪盛貌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

高遭此貪焚狄如豺虎之競奔逐也善曰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惓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

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文曰魏其武安之輩更恣睢許潛時官寺潛曰恣睢大視

屬龍逐於京師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忽恣睢自

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

漢書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槐呼闕震驚台司良

煙闕怒盛貌台司三公職司也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
闕如虺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
也聲勢沸騰種落煽煽也煽煽盛兒也善曰謝承後

漢書曰匈奴諸張與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
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旌旗電舒戈

矛林植形朱善本星流飛矢雨集銑曰電舒林植言賊旗
灌城中散如流星也飛矢雨集言多也善曰彤珠星流

謂冶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期為一焉漢書曰
鑪中鐵銷散如星惴惴之士女號天以泣向曰惴惴懼兒

矢如雨已見上文尚書曰號泣於昊天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
之急齊曰言城之危如累卵人之急如倒懸也善曰說

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
九雞于其上政人悅之馬生爰發在險彌亮良曰發謂發其智謀彌益

猶解倒懸政干外四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向曰白日喻
方爰發精誠明皎也秋霜喻戒嚴

肅物也善曰戰國策康雅曰聶政之刺稜威可厲懦夫
韓傀也白收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銑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勸
人多寒楚子巡而撫之三軍皆如挾纊纊衣也敦之撫

循亦如之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平隣國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左氏
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蠡蠡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向
蠡蠡衆多兒犬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也潛隧謂賊鑿
地道以攻城也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曰漢

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
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
於九地之下善攻惴惴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
惟馬濟曰惴惴小息兒言研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
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

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善曰王逸楚辭曰慙慙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書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剗結以長

漸良曰博廣也瞻足偵覘剗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敦乃掘壘置瓶壺以覘之皆知所在也善曰解嘲曰雖其

人之瞻智哉字書曰瞻足也徐爰射雉鍾楚未見鋒火以賦注曰剗割也說文曰壘坑也士豔切鍾甲

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翰曰鍾鉞也鋒鉞刃也言賊於穴中因培穴以理之也培猶培木石匱竭其稗幹空

也善曰廣雅曰培捶也蒲溝切木石匱竭其稗幹空

虛矚版下然馬生傲若有餘也銑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

然自得兒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善曰左氏傳晉邊史讓鄭曰今執事憫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憫然勁忿兒也憫

與矚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写的梁為礮盧會切善柿廢松為芻守

不之械歷有鳴駒向曰写的繫也柿木札也哀哀建威身伏

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

疇克不二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堪也悠悠衆兒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

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無之疇誰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

質木堪也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聖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聖

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蕃彌

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

也夫子謂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方所也善曰蔡邕趙陞碑

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蕃謀也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我雖末學聞之前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翰曰我岳自謂也典經也范宣子因叔向祁奚謂宣子曰謀而鮮過

淑向有焉社稷之固也倘將十世而宥之以勸能者今一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宥赦也燕人表王歆墓是
旌表也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
末學庸受左氏傳曰宜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
夫謀而鮮過淑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
之墓賈逵國語思人愛樹甘棠勿剪銑曰甘棠木名邵伯
注曰旌表也為政百姓慕之所舍
之樹皆不剪伐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矧乃吾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矧乃吾
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矧是勲庸而不獲免曰
矧況也言孰有存汙之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
證也儲隸也隸私隸也矧少也孰誰也善曰尚書兩造
具備帥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猾哉部司其心反
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
反側偏曲也醜惡斷削也言削其
善功惡其正直也善曰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
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

曾不戢翼

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
兒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

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
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傳

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須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
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

左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向曰勞功也
大功謂存汙

也小利謂數數十斛也開懷恕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恕小
過而深劾其罪狀于何不至有也善曰方言曰猜恨也

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圉圉沒
則瑕釁于何而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圉圉沒

而猶眈至嗚呼哀哉銑曰慨慷慨也硠硠堅也圉圉獄也
眈眈也言懷此憤怨死而猶憾善

日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硠硠堅也力唐切
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喻樂懷曰主苟終所不嗣

事于齊有如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向曰燕攻齊田單保即
墨後為奇計却全齊國

何乃順受喻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向曰燕攻齊田單保即
墨後為奇計却全齊國

農王封為安平君克能完全也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

乃收坡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濟曰張孟談者趙襄子臣也智伯魏之君謀殺智伯而趙獲安也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洪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使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沂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客嫉搖之筆端良曰沂城之人蒙子之過也善曰客嫉謂有司貪客嫉妬也論衡曰文吏謠華

考跡民事韓詩外傳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曰避文士之筆端

家僕翰曰頒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況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善曰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

日征蠻夷所獲也頒剔子雙龜貫以三木銖曰剔奪龜印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侯故雙龜也三木謂桎械枷也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功存沂城身死刑獄九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作扶老

攜幼巷號街哭善本作街嗚呼哀哉向曰摧割折傷也言

相扶哭於街巷也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乃牙其門濟曰旌表也殊

軍善曰毛詩曰明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

冤魂嗚呼哀哉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勳班爵

曰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
司勲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翰曰索虜嗣率眾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潰

抗節不降為虜嗣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傳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綸一百疋粟三百斛賜給後文帝立命文士顯延年為之誄 善注同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漢陽太守彭

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瓚

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

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善曰果烈也邊事軍旅之事

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摩 善本作

剝司究 向曰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問

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

臺剽與摩音義同幽并騎弩屯偏 善本作輩洛列營緣代

相望屠潰 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

善曰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頽川屠之左氏傳

曰九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率 善本作之間

以緝華裔之眾 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穆

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善曰緝會

屈受陷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

力屈欲戰不技左氏傳公子魚曰勅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

而瓚誓命沈城逃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衆奔亂

棄軍爭一其死向曰誓約言也桃也桃輕也言瓚自約命沈城

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器兵器也竭盡也斃也

也善曰毛詩曰桃桃公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良曰以身從事曰徇也善曰景

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陽太守陽瓚滑臺之偏善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

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節

傳曰師徒撓敗也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善本作以慰存亡

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孤謂瓚子也義

風節義之風也善曰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

剝司充向曰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膚即索虜嗣也間

岳楊肇諫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

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兖州後漢居山陽

臺劉與摩音義同幽并騎弩屯偏善本作輩洛列營緣代

相望屠潰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聚偏輩洛輩洛地名

善曰物聖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

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

曰九民逃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率善本作之間

以緝華裔之衆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緝

聚也左氏傳孔子曰疲善本作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

屈受陷勅寇善曰疲極勅疆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沒

力屈欲戰不技左氏傳公子魚曰勅士師奔擾棄軍爭免

而瓚誓命沈城彤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銑曰師衆奔亂

棄軍爭一其死向曰誓約言也彤輕也言瓚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器兵器也竭盡也斃死也

也善曰毛詩曰彤彤公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子毛萇傳曰獨行兒也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良曰以身從事曰徇也善曰景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

陽太守陽瓚滑臺之偏善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

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屈節以求全也加過也善曰左氏

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善本作以慰存亡

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銑曰振卹收也孤謂瓚子也義

風節義之風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

旌錄舊勳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

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勳天子

仁明之心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

而爲之誄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蒙開固隨訓教也至教謂制謚也詢諮謀也謂諮謀

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

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殺陽處父此則真正之道亦不常爲福也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孤夜姑爲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

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

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果題子行間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爲教也題名也善曰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
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
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善本作邑氏遂傳錄
忠謂處父也非謂苦夷也爾賢也舊勲即上忠非之功也
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
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
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爲族也公羊傳曰其
稱劉何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孤續既降晉族弗昌向曰晉
於溫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
也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
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
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
父杜預曰狐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敬肅良濟
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敬肅良
之子謂賢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溫和平而敏達肅敬良善
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
而能事上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卿有拳
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

者其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良曰竹
泥也
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善曰孫子曰貞人在
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爲駟乃配
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邊兵喪律王略未恢
翰曰律軍法也略道也恢大也善曰周函陝堙阻漣洛
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
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新曰函函谷關陝魏國也漣洛
也東驚南埃謂索虜亂中國善曰母丘路無歸轡衛野
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地埃
有委骸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之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
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轡歸其縣應劭曰
轡小棺也服虔曰轡與轡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
曰死則委帝圖斯難善本作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
尸原野
臺濟曰圖謀也危憬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

爭良曰懷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垆周衛鄭翟四國名言

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善曰交黨與也毛詩曰懷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崔伐鄭不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析夜擊

和門畫局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縈繞為衛也

金謂刁也備宏漢舊儀曰畫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刁斗也備宏漢舊儀曰畫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

擊木折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畫閉說文曰局外閉之關

敵壓善本作時惟陽生銑曰料量也歷難猶定亂也善曰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

制勝唐子曰將要於嚴冬器勁善本作涼塞外草衰向曰折衡狀難決勝而已嚴冬器勁善本作涼塞外草衰向曰

弩也勁堅也善曰李陵答蘇武書入涼秋九月塞外草衰過矣獯虜乘障犯威過濟曰武書入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也獯虜謂索虜嗣也障邊也威國威也善曰尚書王曰過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

鳴驥橫厲霜鎬高輦軼我河縣俘我洛畿良曰厲整鎬鎬

也言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鎬音義曰箭鎬也

西京賦曰遊鵠高輦薛綜曰輦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送我殺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送與軼古字通擯金

成林投鞍為圍翰曰擯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鞍言兵多相投鞍以成圍也善曰東京賦

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也擊翳窮壘嗷嗷

群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救馬寶掛巨秣蔽言

滑臺為寇兵所救也嗷嗷悲愁也向曰老久也變形言被圍既久援救闊遠而形勢變也救豆也無半救謂乏糧也寡粟於櫪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掛秣也此示無有蓄積也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帥老矣漢書項羽曰歲

飢民貧卒食半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子反巨吾聞圍者掛馬

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

之情何休曰以木衝其口

在困彌達

濟曰衛戰車也褐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善曰左

氏傳曰公侵齊攻稟丘之郭主人焚衛或濡馬褐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

勉慰痍傷拊飢

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良曰勉勸也痍創也言勸視被傷及饑渴之人使其用命力雖窮竭

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

義立邊疆身終鋒楛嗚呼哀哉

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鋒刃曰楛矢也善曰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沂督效貞晉

榮攸記錄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公命誄之沂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命誄也善曰賁父沂督已

見上皇上嘉悼息善本作思字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

悼傷登外也善曰毛詩疎善本作爵紀庸恤孤表嗣嗟

日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爾義士沒有餘喜濟曰疏分紀錄庸功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瑣子也喜悅也善

日漢書滕公謂楚令尹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

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即不就故謂徵士延年為始安郡道從潯陽飲酒

潛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也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

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也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善曰山海經曰外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琬玉說文曰

琬亦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未均曰桂椒芬

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

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璿美玉也隍城池也論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晉平公遊於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莊人蓋胥跪而

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君之好也土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之不好也淳于髡一日獻士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日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時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橋衡書曰訓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守節以其身輕細堯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居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郅惲謂鄭敞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此良曰縣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矣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英也雖今之作者

人自為量而道善本作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

照善本作末景泛餘波向曰言今之作為此道者人人自

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

古人末景泛浮餘波也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老子

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詩曰惆悵懷乎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

豫躡餘蹤尚書曰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

也善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日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

素日學非稱師文取指達文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

務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銖曰亦在於事心出於清寡靜默之也道也逾益也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井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
臼不任藜藿不給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採井臼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勤苦
匱乏也善曰禮記曰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
擻之懷濟曰惟思也餘同下注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
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念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
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九事吾者以為
親也宜王愜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
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上心
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
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

者固不可測往曰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之喜為親屈也

棄官從好良曰偶諧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
遂乃解體

世紛結志外區善本作定跡深棲於是乎遠銖曰不與俗

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
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

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向曰畦園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

菽豆也善曰閑居賦曰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善曰

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穀梁傳曰竊喜出奔晉織絢邢郭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

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劬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
蕭蒿也織蒿為薄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簡

棄煩禮善本作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

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

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
道不淪郭象曰屏者除弁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
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
識貧有詔徵著作即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
卒于尋陽賒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真默福應嗚呼

淑貞良曰言雖真默無貌固應神也嗚呼歎詞淑貞夫
正也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真默不可為象

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銖曰苟且允
信算數也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

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也向曰愆違也前志前書記
善曰謚法曰寬樂令

終曰靖好廉
自克曰節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
孤字人固介立濟曰特獨也
善曰漢
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豈伊

時建昌云世及銖曰言非遇時而為此行亦非世世相
及繼作其事矣伊惟也遘遇也曷何也嗟

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士謂潛也望
古逸人遙與相集也韜此洪族蔑彼名

級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祖為大司馬蔑輕也名級榮
名階級也善曰葛龔遂初賦曰承秦龍之洪族號高

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睦親之行至自非敦濟曰睦敬敦
勉也言敬親

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孝曰周禮二
然諾之信

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

重於布言良曰始楚語云得黃金百兩不
如得李布一諾此人重之也廉深簡絜貞夷

粹溫銖曰絜清貞正夷平也
粹不雜也善法同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向曰峻
高繁多

也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
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

一於此而善本無
而字兩非字善本有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達善本
作達

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與世同反於時
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之俱也翰曰能和而

不同夫子謂諸也善曰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
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
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
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或其子以上客肯陽為拙柱
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從毛詩曰
因心畏勞善本作榮字好古薄身厚志良曰薄身謂自儉約厚
則友善曰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風濟曰霸謂當時霸君虛禮
信而好古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孝惟義
辟命也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孝惟義
有道碑曰州羣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
養道必懷邦良曰惟思義者也懷邦不忘於國也言潛為
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救井於東鄰人之秉彜不隘不恭
之牲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
銑曰人亦謂潛也彜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不恭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潛亦不隘而不恭也善曰毛詩曰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蔡母遂曰隘謂惡太甚無所容也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爵

同下士祿等上農向曰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
爵位也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

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翰曰鈞猶及也言不測

出於至道善曰孝經長卿棄官推賓目免濟曰長卿病

雅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

雅賓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

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

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善曰歸來歸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曠

無適非心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

適莊子曰知忘是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向曰巘山也葺修宇
是非心之適也是晨煙暮靄春煦秋陰翰曰煙靄皆山陳書輟卷置酒絃

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濟曰躬身也

知也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

也明是惟道性銑曰謂潛辭微著作即隱約儉素也遷延

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憚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

道性無欲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凶翻覆轉流有以繩縷相纏次

也冥莫報施謂神靈報寂冥昧不能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善曰鵬鳥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遷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乎魏武文曰悼總惟之冥漠孰云與仁實疑明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智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使復疑之孰誰也明智謂諸也善曰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

於明智此說明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譽

斯義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譽此仁義也斯此也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

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履信曷憑思順何寘何寘置不踣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履信曷憑思順何寘何寘置

也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傷良曰上

十年中則六十也疴瘵疾也善曰尚書曰文王受視死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疴杜預曰疴瘵疾也視死

如歸臨凶若吉銑曰連天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

祠善本作非恤祠向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善曰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

語子曰介俸素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幽幽其也懷之禱久矣

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善曰俸向也敬述清善本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

字節式尊遺占去聲濟曰式用也遺占遺書也古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赴却轉輕

導口占作書占謂口

哀薄斂

良曰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階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

敏以時服務從儉約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計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

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

哉畢驗反鏡曰使從地即穿疾葬而不棺也遭逢也壤地也窆葬下棺也善曰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

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交葬下棺也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曰游遠情隨逐於潛自爾介居及

變化也善曰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我多暇善曰漢書

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其出入不遠濟曰伊惟洽合也閭門也善曰良曰盤樂態息也不念昔宴

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態息也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閱之道者必見患於時俗

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也善曰毛詩哲人

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翰曰哲人卷舒謂遠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載籍取鑒不遠故凡

所規諫子皆佩服也善曰西征賦曰遠與國而舒卷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爾實愀然中言而發之

以言也愀正色兒中言發中之言也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衆速尤迂風先

履也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邛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末必擗也飄風

與暴雨隊則身才非實榮聲有歇銑曰身與才非至實之

善曰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散音求矣

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向曰言潛既沒智音永遠誰復箴我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氏傳魏絳曰仁焉而終智焉而斃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
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日

黔婁先生死曾子弔而問曰先生終有何謚妻曰康展禽
死門人將諱之妻曰將諱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

子也乃諱之而謚謚曰惠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
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爲謚妻曰

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
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

謚爲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爲是所
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

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
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

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爲士師
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

生同塵往世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日良

旌表也加過也善曰
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謝希逸

銑曰孝武殷敬儀薨追進爲貴妃班
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爲誄善注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

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向同下注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

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
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

雞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
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
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

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皇帝痛掖毀之既

聞悼泉途之已宮向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閨

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也
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善曰埤蒼曰閨靖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長砌也蕙

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義
居舍號曰椒風也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
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
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義居舍號
曰椒風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 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
云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也故天子女通言王姬善曰沈
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又寵也
毛詩序曰王姬肅雍揆景陟岵愛臻良曰言王姬將擇日
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景陟岵愛臻出降而貴妃遽薨也
肅敬雍兮也揆景擇日也詩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云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臻至也善曰言王姬將降王而貴
妃遽薨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云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隕妃
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隕妃
善本作之怨號曰軫痛淑善凝成也隕亦喪也妃母也家
賈字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姪諱曰家失敢
慈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履也庇或為妣非也敢
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 德書於旂旂幡旒之上圖美

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為謂傳盛德於萬舞中也
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諱曰著德太常注諸旒
旌曹植卞太后諱曰敢揚后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
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
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
玄立煙 焜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善曰
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立之水有玄鳥銜卵
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
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高唐渚雨巫山鬱雲 唐賦曰高
娥之佚女五臣注與李善同 高唐渚雨巫山鬱雲 唐賦曰高
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 誕發
之祖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渚出鬱盛也 善注同 誕發
蘭儀光啟玉度 濟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
善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 望
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啟已見上文

其辭曰
玄立煙 焜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善曰
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立之水有玄鳥銜卵
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
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高唐渚雨巫山鬱雲 唐賦曰高
娥之佚女五臣注與李善同 高唐渚雨巫山鬱雲 唐賦曰高
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 誕發
之祖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渚出鬱盛也 善注同 誕發
蘭儀光啟玉度 濟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
善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 望
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啟已見上文

月方娥瞻星比發良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發女星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比官有毓德素里棲景宸軒

毓養素舊也接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善曰易歸藏曰昔常娥

處麗締綌善本作出懋蘋繁向曰詩云為締為綌服之無

綌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勳謂在室也麗比也言

責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

于沼于沚蘋藻也繁蒿也謂公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

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

中谷是刈是穫為締為綌又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脩詩賁道稱圖照

言翰曰脩賁賁美也稱舉也圖書見其善言也照見也言

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書見其善言也善曰賁雅曰

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翼訓奴幄替軌堯門

翼輔賢佐也奴禹姓也軌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奴幄堯

母懷堯十四月而生矣堯門堯母門也善曰列女傳曰

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塗山獨明教訓而致

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

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綢繆史館容

與經閭良曰言貴妃有善於經史之學開門也言以經史

經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鏡曰風詩國風也緝綴也藻文章

豕易豕游藝彈數撫律窮幾善本從木鏡曰藝六藝

善注躊躇冬愛怡悵秋暉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

時著篇章矣傳云冬日可愛善曰楚辭曰蹇淹留而躊

躊左氏傳曰鄢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展如之華寔邦之

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怡悵以求思

援善本從女濟曰展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

倚以為援助詩云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善注同敬勲顯

陽肅恭崇憲濟曰宋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

號曰崇憲皇后居顯殿言貴妃敬勲肅恭施

此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奉榮維
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約承慈以遜良曰榮寵維持約也逮下延和臨朋違怨延長

朋衆違避也詩云樛木后妃逮下也喻后祚靈集祉慶謂

迎祥銚曰祚報靈善祉福也藹盛兒善曰毛詩曰既受

焉潘居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皇

胤璿式帝女金相向曰貴妃生皇子始平王陵晉陵王子

法質用也善曰式法也言皇之胤嗣如玉之有法也沈

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

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聯跗齊穎接萼

均芳濟曰跗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

不辨韓鄭玄曰承華者以藩善本作以牧燭代輝梁良曰

萼不當作跗萼足也

以子武為代王以參為梁王言皇子出為藩善本作朔

收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善什同眡善本作朔

書氛善本作觀臺告授銚曰謂貴妃薨之徵眡朔望氣

侵皆惡氣也善曰左氏傳曰公既親朔遂登觀臺以望

而書禮也周禮曰眡侵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

漸以成八頌局和六祈輟滲疏禁反向曰言惡徵既生卜

災也善曰左氏傳曰公既親朔遂登觀臺以望

也和吉祥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

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又云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善

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

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衡總
三日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
滅容暈暉翟毀衽翰曰周禮云王后之首服有衡以玉為
又云內則曰擗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
六服褱衣綸翟褱衣畫暈也衽衣襟言毀滅者謂貴妃薨
也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軌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
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鄭

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律服綸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祿衣畫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掩綵收華言無光色也善曰宋孝武傷宜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璽珍並以瑤光為殿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璽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密奧又謂之嚴奧惟軒夕改輶田輅晨遷也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處夕改謂異舊居也輶輅衣車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輶輶蒼頡篇曰輶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銑曰離宮別殿天子后妃所居處人善曰西都賦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曰徇以離宮靈衣虛襲組帳空煙重也組紱類以繫帳也空煙謂室虛無人似有煙也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

楚組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軸謂書也絃琴絃也

也善曰巾巾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齊曰箱也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齊曰

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闌晚也言貴妃夏庭樹驚兮中帷響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善注同

金釭腰兮玉座寒良曰驚謂風驚也金釭謂金盞置燈也腰不明兒玉座謂靈座也善曰夏侯

是類謀曰假威出座土牀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

藥仰昊天莫報怨凱風之徒攀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

也其氣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藥羸瘦兒詩云庶見素冠

棘人藥藥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凱風自南吹彼

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

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

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

善寂寥餘慶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

無也善曰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喪過于哀棘

實滅性急也 善曰謂貴妃薨皇子子雲不勝哀而又薨也棘世

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濟曰冲華至美也淵深令善

四言詩曰坤德尚冲題湊既肅龜筮既辰良曰題湊棺木

毛詩曰秉心塞淵言棺槨既其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復用斯辰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

頭湊以頭內階撤兩奠庭引雙輜輜猶倫反 銑曰撤去也

向所以為固車也言兩輿雙者貴妃與于雲同時葬也 善曰儀禮曰

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也在輜曰

緋又禮記注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

謂貴妃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柩路引雙輜爾

身與世辭勸皇情於客物崩列辟於上受翰曰言天子視

而哀慟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陵王故云列

辟列辟則諸侯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根俎旋載容

衣崇徽章而出襄旬照殊榮而去城闐嗚呼哀哉濟曰崇

旌旗也章旒也襄圻也照明也殊榮謂特加榮書而誄其

德闐城曲重門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

旌菲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

書誄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襄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經建春而右

轉循閭闔而逕度善本從水 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

縣東城第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宮旌委鬱

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

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銑曰旌謂銘旌也龍駕也委鬱

周道鏘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向曰鏘喝皆鳴也楚

逶遲鏘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酸楚也挽挽歌也邊

嫂姪田兮悵惶善本作慈姑兮垂矜向日悵惶忙遽以助喪事也慈姑即岳母

也矜憫也善曰爾雅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戒警也膺臂也善曰陳琳武軍賦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少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濟曰謂岳妻初

嫁之時常思父母之居也詩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詩云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善曰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跋于望之

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地良曰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

極今云終天不反長地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輜丑倫

就曰祖祭也儀禮云宵設燎于門內之右援持也輜輶車也善曰祖及輜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為燎于門內

之右鄭玄曰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向曰撤為哭者為明

謂以酒沃地也善曰禮記曰士殯惟之儀禮曰商祝御極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饌祭也字林

決地以酒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

忽兮若鬢髯善曰悽切哀兒歔歔悲聲揮灑也濟曰眷顧宇室也倏忽卒疾也鬢髯謂似平生時也

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良曰靡猶與也停駕兮淹

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銑曰徘徊旋行也何獲謂無所

見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向曰車初去也華風冷

冷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良曰帷車帷也善曰非婕妤

攏虛兮風冷楚辭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言魚

日雲霏霏以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言魚

鳥為感傷悅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濟曰悵悵恨貌

低也瀨波也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銑曰夷亦

也言平常吉路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滅也善

今以凶歸也

日毛萇詩傳 日夷滅也 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

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

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日

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貌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自也 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

往 翰曰潛隧地道也敞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也 善曰隧已見上文 委蘭房兮繁華襲窮

泉兮朽壤 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室所居室也繁華盛貌襲

還也 中慕叫兮擗標 之子降兮宅兆 良曰慕哀也擗標

也宅葬地兆吉兆也 善曰擗標已撫靈櫬兮訣幽房棺

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冥冥兮挺竊竊 銑曰擗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

類曰挺墓隧也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向曰戶墓門

墓中之燈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

兮哀無終 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

於西壁下塗之曰殯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 翰曰

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彤何暇分其是非但求一逢月

中也 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

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立毛詩箋曰皇之既遇

言睽也又曰睽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 既遇

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 平聲 濟曰兆形也遂於目者

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良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

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銑曰已往

如此 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向曰渠發聲也懷思

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用之則方

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喪人居長子老身老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
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不無形非徒無
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
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終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榮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榮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哀下

宋文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

祿大夫敬公諱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

守顏延年為哀策文五臣注同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善本作二十六日

大行皇后崩于

顯陽殿

齊曰凡天子崩未及有定謚惣名曰大行皇后亦同此義也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各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 有定謚故惣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粵九月二十

七日將瘞

善本作將遷座

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渠輅

離李甫容翟

結驂

良曰長寧即皇后陵號也禮記云天子殯輿圖龍輅制雖為喪事而同生儀也

儀禮云夷牀軸饌于西階纚繫也引棺在軸車曰縛周禮王右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鞞勒面纚總皆有容連結

也驂而駮也言將行之威儀也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軼

軸也狀如輔轆刻兩頭為軼狀如長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軼音邛程餘征切韓詩曰纚

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軸車曰縛周禮曰王右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鞞勒面纚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

謂檐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詞注皇塗照日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駮也

皇塗照

烈神路幽嚴向曰皇塗吉制也照烈光明也神路凶飾也

路凶飾故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善曰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右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

也祖禰 節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珩

齊曰言皇后組旒之

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祖音也凡后妃皆鳴玉珩后既崩則與其音俱絕也善曰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

為纓綫之旌旗以為文飾揚雄元后諫曰著德太常注諸
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鵠鳴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
去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琕
璜琕音行珪音居璜音禹
悲黼黻之移御痛暈暉綸
之重晦
良曰筵席晦闇也書云敷重蔑席黼黻移御謂改
常所也周禮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綸狄闕狄
鞠衣展衣褱衣畫褱者綸畫畫者重晦謂將入墓也重
幽闇也善曰周禮大朝覲三設次席黼黻又曰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褱衣綸狄鄭玄曰褱衣畫
暈者也綸畫畫者也綸與鵠並以招切
善本作階
銖曰降下也輿載輿車也客位西也撤去也奠
須字
階祭也周人殯輿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善曰
降輿謂輿載之時輿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
玄曰舉輿載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
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輿車也
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乃命史臣累德
述懷
向曰累德后之德也述懷帝之懷也善曰鄭司農
周禮注曰諫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為其辭也

其辭曰

倫昭儷外有物有憑

翰曰言天地未分之前明人倫之義
外仇儷之道自是物望可得憑據也

方祗始凝

濟曰圓精謂天也方祗謂地也燦明凝成也言
天地分也善曰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說

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
道圓何以說地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
故曰地道方郭璞方注云燦言光明也
昭哉世族祥

發慶膺

良曰歎皇族之明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
膺當也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

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
曰王者膺慶於所感

秘儀景胄圖光玉繩

翰曰秘閉景
大胄胤也言

后在室時閉藏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於帝圖發容光於
玉繩之內宋有玉繩殿善曰秘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
光而外玉繩也廣雅曰圖度
昌暉在陰永明將進
濟曰昌
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
昌暉在陰永明將進
盛暉光
也陰妻位也妻者法地柔道也將進謂皇后行此德行進
於天下也善曰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成也周

率循蹈履稱舉納受也善曰南都賦曰率禮無達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鄭玄毛詩箋云

振銑曰傳云叔姬歸于紀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金聲美言也夙早也善曰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

駉兮素以爲絢兮予曰繪事
 後素絢文也善同上注
 象服是加言觀維則翰曰詩云象服

之道王化之基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嬪婦也善曰惠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乎虞

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方江泳漢動謠南國銑曰詩序曰文王之德被

三三三三三

昔不造鴻化中微向曰少帝之時也伊惟造成鴻大也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

璣翰曰謂文帝即位也寶命即大命天璣即璿璣五衡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

與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濟曰謂帝自宜都王外爲天子同也

以闡土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欽若
于公宮魏月帝苦寒行曰脩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

垂曰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孝達寧親敬行宗祀

文選卷第八

寧親謂歸寧於父母也宗祀謂祭祀也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進思才淑傍綜圖史向曰才能力做善綜理也圖不失職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善曰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進思才淑傍綜圖史向曰才能力做善綜理也圖不失職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合事也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陳列國史以鏡鑒也

在詠動容成紀 善曰國語泠州鳩曰在詠動容成紀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

政穆宣房樂韶理 善曰國語泠州鳩曰在詠動容成紀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

紀見下注

房中樂后夫人調誦以事君子穆和宜明也善曰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邵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

坤則順戒星軒潤飾良曰謂能

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坤則順戒星軒潤飾良曰謂能

而或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之光彩而潤飾焉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善曰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善曰尚書曰惟德動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后德無遠而不至惟深而必度也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不下節震騰上清朏 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數下節震騰上清朏士側向曰下節謂水也上清謂月也謂皇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三川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匿也善曰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曰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豕坼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月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匿也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 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條達行疾兒側匿猶縮縮行遲兒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 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合大中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謂道輔仁司造善本作

莫晰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謂道輔仁司造善本作

輔仁何主司造化者不明而使皇后至於斯也善曰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道尚冲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

象物方臻眡履告沴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謂道輔仁司造善本作

象物方臻眡履告沴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謂道輔仁司造善本作

日昭晰明也之逝切

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賦授主視秋
 氛者氣相傷曰診也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至后崩之微
 診氣斯發也善曰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
 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
 賦授鄭玄曰侵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賦音規診
 零細切漢書曰氣相傷謂之診臨莊不和意也太和既
 融收華委世之統曰太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如此
 善曰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
 也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丕顯廣
 雅曰融朗也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向曰蘭殿椒
 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室也長陰謂長閑之而
 中幽闇也弛廢也衛侍衛也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七
 月七日且生於倚蘭殿漢書儀曰皇后戒涼在律二抄秋
 掃椒房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
 即窆音夕翰曰戒涼秋時也抄秋未秋也律瘞也儀禮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
 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律三月而葬諡文曰律瘞也楚詞

曰觀杪秋之遙夜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窆窆之事霜
 相預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窆之倫切
 夜流喝唱字本作曉月外魄神靈外天也善曰流喝挽歌流轉也外魄
 外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八神警引五輅遷跡良曰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跡良曰
 八方神也警策而引哀車也周禮巾車氏掌王后之五輅
 遷跡謂發行也善曰井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
 轅而軍裴周禮曰巾車氏掌王后之五輅
 車掌王后之五輅也噉噉古儲嗣哀哀列辟統曰噉噉哀
 儲嗣太子列辟諸王也善曰噉噉已
 見上文毛詩曰京哀父母生我劬勞灑零玉墀雨泗丹
 掖向曰灑零雨泗皆淚落也玉墀丹掖皆宮殿之間也而
 掖以玉冊飾也善曰劉勰駢字源流曰致垂棘以為墀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翰曰哀策既奏帝自益此
 善曰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悼傷也
 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南背國
 門北首山園濟曰謂山陵在北也背向也園即山陵也
 善曰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背向也

漢書曰後從吏二千石之僕人按節服馬顧轅良曰按低
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國園馬也善曰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
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
鳴五步遙酸紫蓋眦泣素軒銑曰紫蓋生儀素車囚節酸
一彷彿馬賦曰紫蓋漂以滅綵清都夷體壽原善曰傳玄
連翩素軒猶素車也向曰清都謂
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體毀其支體也夷毀
也善曰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
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邑野淪謂戎夏悲謹音喧韓曰
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謂戎夏悲謹音喧韓曰
郊野也淪謂失其茂盛之色也夷狄諸夏皆號泣相喧
也善曰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謹廣雅
曰藹藹盛也國語史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濟曰
蕪曰戎夏交梓也將來有足紀述靈駕
既往不可攀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
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

人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
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
尊為皇后高宗崩改葬附
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良曰明敬劉皇后諱端惠光祿大夫弘道
孫也太祖初為高宗納之卒葬相承縣張

山高宗即位進尊為敬皇后高宗
崩東晉侯寶卷立改葬附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附善本

有將于某陵銑曰以梓木為棺因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

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

東晉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

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入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

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附也合之鄭玄曰附謂合葬也
其曰至尊親奉奠某皇帝向曰至尊謂東晉侯也高宗未
善曰至尊東晉也鄭玄周禮注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
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曰某

行宮禮也

向日祖謂將行之祭行宮禮過之宮也

善曰

郊祖已翠帟舒阜玄堂啓扉

齊曰翠帟翠幕也舒布阜山也玄堂謂墓中也啓開扉戶

也善曰張協禋賦曰翠幕蜺連張衡曰司徒

誅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

三獻筵卷六衣

良曰謂祭畢也筵席也卷去也六衣六服初獻

衣綸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律衣綸狄

闕狄鞠衣哀子嗣皇帝懷蜚衛而延首想驚煙輅而撫心

延首謂望之也撫心哀甚也

善曰周禮曰遂人大喪使

帥其屬以蜚車之役衛鄭玄曰蜚車柩路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蜚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竹延首以極視

周禮曰安車雕面鷺總列

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

向日椒塗謂后妃所居以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后之所居處謂皇后早崩故云先廓莫臨也

善曰椒塗已見上

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良曰

身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喪一時不獲於二所省視也

善曰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鄭玄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就曰左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光布聖善謂述

皇后之德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莫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干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

毛詩母氏聖其辭曰

帝唐遠曹御龍遙緒

向日劉姓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

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

在秦作劉

在漢開楚

弟交為楚王皇后則其後也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

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

王交之後也肇惟淑王克柔克令

濟曰肇始淑善克能

上文毛詩曰清漢表靈曾沙膺慶良曰清漢有游女漢水令其壽母

鹿山崩晉文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及漢元后之宗正居其地年數復興之相符也言皇

后神靈表異慶福膺當有類於此曾高也善曰韓詩曰漢有游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

日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

王翁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膺慶已見上文

定厥祥徽音允穆銑曰厥其徽美允信穆和也善曰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叔嗣徽音則百

男光華沼沚榮耀中谷向曰詩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又云芣

言皇后之德光華榮耀於此也善注同敬始紡紵教先

種直音陸翰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之

先也善曰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加

王言此為敬之始教之先也善曰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加之

六宮之人出種桂睿問川流神襟蘭郁謂天下相問聖德

也襟宵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善曰先德韜

光君臨道善本作方被良曰韜藏被及也謂高宗末即帝位

皆而皇后內助也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

神光潛德東夏千寶晉紀文帝貽于佐求賢所善本作謁

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于佐求賢所善本作謁

無訛銑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德佐於此也善注同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向曰顧視也史女

布展申也善曰班婕妤好厚下曰仁藏往伊智翰曰豐厚

自傷藏曰顧女史而陳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在下之人

皇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善物不得知是惟智也言

安宅于寶晉紀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蓄之德十亂斯俟

四教罔忒也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而或成其數也四教謂婦德婦

容婦功婦言也罔無忒惡也善曰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

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

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

廣雅曰思媚諸姑貽我嬪則也銑曰媚愛也諸姑謂先大后

也善曰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詒我來

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

化自公宮遠被南國未毀教于公宮詩序云文王之道被

于南國言皇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軒曜懷光素舒佇德

也善曰公宮南國並已見上文軒曜懷光素舒佇德

翰曰軒曜謂軒轅星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

光佇德言如星月含懷光彩延道德也善曰光德皆謂

后曰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佇德而分彩也軒轅

星名已見上文曜星也劉歆有曜曆楚辭曰前望舒使先

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閔子不祐慈訓早達詞也

不祐言天不祐助我慈訓謂皇太后也早達謂早棄我而崩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

慈訓無稟廣雅曰朕少遭閔凶方年冲藐懷袖靡依藐小靡無

也言方年幼小而皇后遂崩何不得依懷袖之恩也善曰

尚書曰肆予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

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家臻寶業身嗣昌暉銑曰高宗既

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至天子之位

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昌盛暉明

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榮文曰昌輝

在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向曰壽宮清廟皆祠祭

見其神靈也善曰楚辭曰蹇將澹予壽宮王帝遷明命

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

民神胥悅胥相也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

德申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乾景外

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

臨陰儀內缺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皇后也內缺謂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

后治陰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

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

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自立許婕妤為皇后立未有

彈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也

璋瓚奚歡禕綸罔

設嗚呼哀哉

銑曰璋瓚后夫人以致齊也禕綸皆后服也

也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稷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

焉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

馮相告履子

宸駕長往

向曰周禮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授言高宗崩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後典引曰宸居其城蔡邕

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後典引曰宸居其城蔡邕

居其所也辰貽厥遠圖末命是畢終之命畢厲也高宗遺我

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

繆兮背神京之弘敞

繆相視兒仲京謂齊都弘大敞明也

善曰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東

新毛義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

宙之弘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以同壤嗚呼哀哉

良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

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故遵之善曰禮記曰舜葬于蒼

梧之野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

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兮映輿銓

犯於松楸銑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生時象於

所裁也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

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

金錢者馬冠也如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

謂靈駕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擬而攝

清洛縈池綽之善本作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韓曰繼接

也又云飾棺君龍惟三池玄池於荒之瓜若承雷形也綽引轎車

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善曰禮記曰

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瓜端若今承雷然又禮

記曰飾棺君龍惟振容繡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迴塘寂

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濟曰言景物助其哀

也東川東流也澹水止兒善曰南都賦曰分背藉閱宮

迴唐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

之遠烈兮聞續管女之遐慶良曰藉承也詩云閨宮有洳

母也烈業也又云續女維莘長子維行遐亦遠也慶善也

言聳承此者遠之此業同善也善曰毛詩閨宮曰赫赫

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始協德之善本作蘋蘩兮

百福又曰續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之善本作蘋蘩兮

終配祀而表命論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又云

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善曰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

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

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

地命爵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銖曰東觀漢記

號也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銖曰東觀漢記

蒼書曰今以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視

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云漢宣帝被繫時猶有

史良娣身毒國鏡一枚及即位持此鏡感咽移辰言是東

昏觀皇后舊物悲摧若此也慕思纏結隆盛撫持也善同

上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向曰詩序

孝子也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古者后

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言東晉侯慕託此遺詠而增其哀善同上注

郭有道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

留人也碑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

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
邕付廷尉遂死獄中五臣注同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善曰漢書太原郡有界

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

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良曰王季文王父也穆

即位咨于二虢咨謂謀事也而虢叔之後因國命氏或謂

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虢

以代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

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

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

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

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

策注曰郭古先生誕應天衷聰敏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

惠 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

焉與乎不可測已

濟曰與深也已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

泉深不可測 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

以矯時

向日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矯直也

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

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

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遽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

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

也蒼頡篇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

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

周翰曰探求綜集也圖圖書也

學國學也緯天之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

國隨集於國學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猶脩也

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

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 于時纓綏之徒紳珮之士望形

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麟介之宗

龜龍也良曰縷綏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亦木而

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入形木表而歎所附之聽其書

聲如響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之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綏纓鄭玄

曰綏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嚴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

潛隱衡門收朋勤誨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重其友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也善

日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鏡曰童蒙謂暗於義理也賴利祛去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以去蔽惑皆知禮義也善曰周易曰匪我求

童蒙祛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

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向曰休美也言不應辟皆辭之疾也善曰漢書李尋傳曰

王根輔政數虛已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翰曰

問尋辟猶召也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跡也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

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

由也由以告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

峙良曰區方峙立也善曰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

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濟曰稟受融長也建寧靈帝年號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范

曄後漢書建寧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

也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翰曰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善曰左氏傳穆叔曰

立碑也

太上立德 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此之謂不朽

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善曰

又曰德音不忘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善曰毛詩曰

行行 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善本作顯於無窮善曰典引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 其

辭曰

於烏 休先生明德通玄鏡曰於休歎美辭也 善曰言其

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善曰毛詩曰有命自天 崇壯幽浚如

山如淵向曰崇壯高也幽浚深也 善曰家語齊大夫子

之為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晉謀元帥趙衰曰欲穀可臣亟

聞其言矣悅禮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良曰撫拾也言禮樂

英華乃亦尋其根本也 善曰法言或 官牆重仞允得其

門鏡曰孔子之官牆數仞雖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此

聖門也 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

大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懿美純質確堅操志也善曰

可拔潛 洋洋播紳言觀而善本作高音告協韻 良曰洋

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仰其高德也 棲遲泌丘善誘能

教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不洋洋可赫赫三

事幾行其招之任也謂上司徒辟為掾也幾數招辟也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鏡曰委累也

謂上舉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隱居之理善曰言
月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
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爲台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翰曰言令人於此
悲傷也善曰尚

并序

翰曰陳寔字仲弓爲太丘令也

善本無人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寔穎川詩

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一年改許
縣爲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
含元

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應五百年而生賢之數也善曰易通卦

孟子曰太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
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兼資九德銑曰咎繇有九德君子有百行修百行德

善曰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

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本作彬彬焉

善誘善導仁而愛人
良曰恂恂和樂兒斌斌文質兒善曰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
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日善

其爲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爲法度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
善曰論

不徵訐舉以干時不遷怒善本作戴字以臨下翰曰徵徵名訐發人罪也于

亂也遷怒謂移怒於人也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為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

將軍宰聞喜半歲太立一年

向曰宰聞喜謂為聞德務中

庸教敦不肅

銑曰庸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威肅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政以禮成化行有謚

良曰謚靜

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錮

善本作固字

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濟曰遭黨犯罪而囚於獄竟不憂悔寬意自樂善曰周易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瞻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

交不諂

上愛不黷

善本作下 翰曰不諂諛願以取上意其施惠

易曰君子上交

見幾

善本

不諂下交不瀆

而作不俟終日

向曰俟待也言

終日而隨事變通也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

遂隱立山懸車告老

銑曰文書赦宥謂天子詔赦罪人也

善曰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

門備禮閑心靜居

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閑也言當時在

禮聘先生先生閑心靜居終不復應

大將軍何公司徒表

也善曰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公

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

佩金紫光國垂勲

翰曰特表謂獨出常調擢用之也常伯

印繫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勲功也善曰應劭

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

尊也璆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

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曰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皆金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官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

期將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

頽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皆并三公羣寮賀之賜等皆歎先生

大位未登也袞職三公也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臧

文仲為大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竊位楊陳

二公慙負此名也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方言曰

也齊登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

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良曰顧命

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

命曰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也櫬棺也

顧命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也櫬棺也

善曰周易曰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巖知名失聲揮涕

用過乎儉禮記曰內人行哭矢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

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將善本將

字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

純天不慙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摺紳儒

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

精仁明故以此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純和也慙傷也俾使

也遺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

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

哲皆萎死靡無憲法也言哲人歸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

則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又鉤命決曰五

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

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

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

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

作書曰九疇彝倫攸敘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

為號亦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銑曰中牢羊也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群命世是生銑曰赫盛也

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良曰醇厚程法也

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善本作又令平聲楊

始資正道終有善名也善曰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太戊率舊德而守終純固

休矣清聲翰曰拳禮終沒諸奉先聖禮遣官屬掾吏前後

赴會刊石作銘刻也府丞與此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

等五百餘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善曰喪服傳曰總麻五外布鄭玄

日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蟲府君臨郡銑曰

尹种拂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翊穎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

拂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良曰遠近古

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濟曰言動使部內大掾為斯可謂存

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善本作已字善曰論語子貢曰

見上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翰曰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應降其

山峨峨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用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向曰於皇歎美之

也如何昊穹既喪斯文銑曰昊穹天也斯文謂先生也謂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微言圯平絕來者曷聞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圯平絕來者曷聞

日良微言道也圯毀也來者謂後人此曷何也善曰微言

已見上文幽通賦將圯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

也。今交交黃鳥爰集于棘。三良也言其兒小集於棘林得其所以也。喻人以壽終亦得其所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言人命有分一死不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勿好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薨善法同

夫上太有立德其次有止功此之謂不朽。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所以子產云亡宜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良曰鄭子產卒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文云泣者增飾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

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與隨我子且武子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女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言於彥田之德亦比二人故云見之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本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十會也食邑於墮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功高因官命氏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善曰史記曰微子開首殷帝乙之貢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爰建兩漢儒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雅繼及翰曰爰於逮及也前漢褚大備五經為博士後漢

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傳聞廣見聰明智達也魏晉以

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向曰晉褚裒為侍中衛將軍

魏之大臣無褚氏蓋有者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褚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

太傅元穆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

寔德冠當時子曰行此一鄉深識藏否不以毀譽形言

談人譽者以善事說人言穆公則以此事不見於言形見

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亮采王室每

懷冲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汴字林曰

冲猶虛也可謂婉而成字章志而晦者矣

其政事有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晦也善曰左

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

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

璋而挺曜向曰川岳皆聖靈之精也珪璋美玉也挺出曜

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明帝王累起相

襲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

和順內凝英華外發銑曰凝止也內謂心思也外謂言語

英華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歲善曰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闡

庭濟曰言其以仁義為經緯也敦重親穆於闡庭之間

勝之穆敦九族蔡邕何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翰曰金玉

高也寥亮聲高負區宇天下也善曰金聲玉振已見

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向曰言父子兄弟和穆盡歡人之讒言難

以相間也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表宏竹林名士傳曰

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孔子曰啜菽飲水

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逍遙乎文雅之園翔

翔乎禮樂之園善本作揚字善曰劇秦美所曰逍遙乎禮樂之場風儀與

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銑曰微美也言德音既善必

音微即微音也毛

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隆良曰韻字猶

也際涯畔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

心明通亮

見其愠喜表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用善本有言必猶於已濟曰亮信也用人不言若用已言

用人如

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汪洋洋

水深大見以比其德深廣撓攪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曰方

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袁

叙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去聲向曰袁陽源時為吏部

精蠡體裁言將選公為駙馬以尚公主也善曰沈約宋書

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

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各實風俗澄一范

宋文帝

端明臨朝覽善本作賞無昧善曰鶚冠子曰所謂命者靡

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

表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

皇家銑曰言文帝定婚欲以公主妻公也善曰國語曰

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

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

茂如也良曰漢有韋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

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

褚公茂如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

主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兒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為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釋褐著作佐郎轉太

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濟曰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者喻其以道德為世之首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背中興書吏永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升降兩宮實惟時寶論曰外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也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

集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

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佐

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之閣也天祿書閣名謂秘書丞也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

書即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光照善本作諸侯風流籍

甚良曰言其風美之聲流下天下甚多也藉甚言多也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

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喪過乎哀幾居將毀滅

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濟曰幾近也留感謂多感也善曰周文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

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善曰鄭玄禮

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格居官次智效惟穆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宜之於外

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宜布於外如綸之大綸鹿線也善曰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

日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

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宜布於外如綸之大綸鹿線也善曰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

官一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

向曰冠弁也列蕃謂諸王也越將敷布邦國毗輔也國華謂英賢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

孝武帝弟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

愛冠諸子凡為上巧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

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

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司以為國之光

也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善曰韋昭

銓稱鍾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御煩以簡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復存於茲銓曰晉朝裴楷王戎並為吏部郎清

於此善曰藏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

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

簡要皆其選也是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啟行衣冠未緝良曰

太始

宋明帝年號也不移朔謂不經一月也濟曰天步謂天

下也夷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啟行戰也衣冠朝儀也緝

理也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月少帝延湘東

外御坐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我

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

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心鵠尾洲遣淵諸軍選將

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繞艾三建

軍以清王塗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啟行諸

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衣冠謂朝也范

曄後漢書崔謩奏記曰不衣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

內贊謀浮謨莫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同也謀謨謂謀議國事也康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勝既

遠謂平天下亂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勲厚薄於此

明也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

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

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賞不失勞舉

無失德向曰有勞必賞有功必舉也善曰左氏績簡帝

心聲敷物聽銑曰績功也敷布也善曰崔駰武賦曰假

皆事寧良曰謂兵戈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

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

百戶濟曰帷幄謂為謀策也膺當庸用祇敬秩序也言當

惟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既秉

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漢書豫章郡雩都縣

辭梁之介善本作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同

下注善曰國語曰惠王以梁于魯陽文子辭曰梁險

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

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

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

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

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吳楚之間有寢丘者此也不

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機之可長有惟此也孫楚敖

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

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向曰獻替

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也庸用也仲山甫周之

賢臣能補闕王事言褚公同仲山甫之功也緝熙光明也

王旅天子之衆也方叔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衆兼同

方叔之美望也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

規又史黶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

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詩

如飛如翰又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丹陽京輔遠近攸

則濟曰丹陽郡各京輔言近帝都也攸所也善曰漢書
中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
則效乃四方吳興矜帶實惟股肱良曰吳興郡各言在郡
股肱謂手足言此郡要害如人有手足也善曰李尤函
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何

東吾股肱郡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謂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太守蟬冕侍中冕也

言作任二郡皆入加侍中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

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韓曰人皆得禮義之政安息無競也善曰左

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日向

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在也言明帝有疾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在時望欲

使父輔少帝故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日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

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用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流平衡外寬內直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者施以權衡權衡秤也言於事平如秤

稱焉外謂言詞威儀內謂心慮也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遵伯玉之

行弘二八之高謇宜由庚而垂詠良曰二八謂舜舉八元八元八愷也謇議也由庚詩

篇名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善曰二太宗即

世齊曰太宗即明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

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韓曰往謂明

主也允合亮信也秉執均政維繫也善曰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

猜貞也毛詩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向日象物體

氏傳曰隨武子曰薦教為太宰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

子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

也銑曰太階星三公位也尹正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

其好善而進賢也晉侯賞士伯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

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秋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
齊書曰蕭子顯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

朝議以有為
去為平之魯

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雅
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徐戎此蓋有所為為之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憂國家事准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准法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舅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僕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
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
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謂固辭不允也屈已謂屈禮也弘

化謂弘天子之化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三公弘化

屬值三季在辰戚藩
善本作內侮
翰曰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世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謂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

桂陽失圖窺
寄神器
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謀也窺寄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善曰沈約朱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也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林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荀先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窺左氏傳帥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與望上位也窺與覲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
征桂陽王也鼓

掉謂行舟也振蕩搖動也蔽虧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善曰湛方生詩曰鼓掉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汪

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出江沚而風翔入京師而

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

元戎雷動雲從楚鳴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善曰

用弓也宗稷謂宗廟社稷也鋒劍戟之屬也鏃矢也象魏

天子闕也言賊徒至宗廟社稷闕下也善曰班固漢書李

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

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

象魏五等論曰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寔繁官廟

憂偪善本作逼字翰曰英宰謂褚公也戎兵也元渠謂

帝城攻劫官廟猶有憂懼偪迫也善曰英宰謂齊王也

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

日殲厥渠魁餘公乃惣熊羆之士率善本無不貳心之臣

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善曰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戮力一心康國祚於綴旒拯王

維於已墜維網維也李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

猶綴也何休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善曰太

帝裕也仁公即褚公也翼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銑曰詳審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

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以靜難之

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

弗有固秉撝挹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執撝謙退讓之道

也秉執挹讓也善曰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

注安帝詔曰灑落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

艱去官 濟曰此褚公嫡母吳郡公主也 善曰蕭子

緣義感而情均天屬也 善曰義感謂非所生也天屬猶天性

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于金之璧負赤子而趣何與林

回曰被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

也 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向曰魯人顏丁居

少連善居喪制三月不怠三月不懈也曷何也踰過也

善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

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

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陵於荆楚 善曰左氏傳

天厭宋德言大亂也宋水德土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

告盡者謂宋祚盡疆臣連亂之臣也憑陵勇暴兒也荆楚

謂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也楚荊州也 善曰左氏傳

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賊曰青陽告謝

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

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

哉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 廢昏繼統之

左氏傳鄭王予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 功哉 善本作

功哉 善本作 亂寧民之德 順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立

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

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羣公集議表奏劉秉既不受淵曰非

蕭公無以了此乎取筆授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

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帝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

乃命湯於鉅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公

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公

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 濟曰贊佐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

神祕之計策也 善曰潘岳賈充

諫曰使夫疑 雖無受服 慎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廟定於神筭 雖無受服 慎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翰曰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服

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此受服之

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以脩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

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予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乃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住曰井寢安寢也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將善本無軍戎政輯集睦向曰

以度山川居其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戎政軍陣
之法也輯集也睦和也善曰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

民山川沮澤也率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既而齊

德龍與順皇高禪向曰齊太祖蕭諱道成受宋禪即皇帝

沈約未書曰順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殯奉迎

人居朝堂即位後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

尚書序曰深達先天之運臣贊奉時之業良曰易云先天

而奉天時臣正贊佐也善曰周易曰大人者與弼諧允正

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正

徽猷弘遠齊曰弼輔諧和允信微猷美猷道弘大也善曰尚

人與樹之風聲著之詒言胡言傳君子曰古之王皆並建

哲樹之風聲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向曰稷

著之詒言名化舜禹以致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令晉臣裴

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

裴季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

射及世祖受禪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銑曰坦平監視

進左光祿大夫善曰國語藍尹壺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孰能

光輔五君黃亮二代者哉銑曰五君謂宋文帝明帝順帝

代謂齊宋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

終言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大啓南康爰登

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良曰齊建元中改封南康郡公

則司徒之位也膺受也時受土宇謂封南康公也固辭邦
教謂辭讓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字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濟曰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則與今尚書令同也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於百官也秩序也衮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形之斲遂冲旨改授朝端韓冲深旨意也言受尚書令斲遂天子深意旒改授司徒以爲朝臣之首也端首也善曰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向曰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向曰心故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銑曰嘉茂成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徒也善曰執五禮以正民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

簡八刑而罕用

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

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
八曰亂人之刑罕希也言希用者寬而中也善曰周禮

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
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故能騁績康

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躡入奉帷殿

績功也康衢道路也延招哲智右君資用也能聘功於道
路慈愛於聖君義在用謹敬之心與君相親如布衣之交

也出則陪帝居入則奉帝帷殿也鑾天子法駕也躅跡也善曰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

延慈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
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仰南風之高詠

餐東野之秘寶翰曰舜彈五絃琴以韻南風之詩言其仰奉明君如仰舜德故也餐滿美也顧命云

天求河圖在東序此寶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
明之時故託美此寶器當爲亭此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

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今紀
圖帝主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為
紆古序子也以是圖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
緯故曰餐餐美也
向曰雅正也披文謂與天子作文章宴秘謂去君臣之體
善曰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
曰左披文以遊話講六藝之宏參以酒德間以琴心
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弘
也善曰劉劭有酒德頌列
仙傳曰滄子作琴心三篇
子恩光及之遙遠也留想謂遠想安危之理君臣相戒也
善曰曉溫見莊子曰曉然似春遙然流想所慮者深也
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良曰冬日之溫謂君恩及
彌加畏懼如對秋霜凜然也善曰言君垂恩有如冬日
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
之陰荀悅申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
日王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
三之如一臣也於是見其人事君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

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雖在三如一也
善曰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
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
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
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太祖外遐綢繆遺寄子崩也避言
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其死故言外遐若外仙而遠游者也綢繆密意也遺寄謂
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
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以待中司徒錄
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外遐也
尚書善本作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命召公畢公將顧
託後事王憲玉几以告命焉綴衣帷帳也言褚公羣臣既
退徹出帷帳于廷也亦奉此禮以輔少帝也稟受也善曰
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
命又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
於雍熙銑曰皇大雍和熙廣也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
為教為太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職曰上下共其
雍內平外成寶昭舊職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
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

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良曰內執權衡以平外

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劍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

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

信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各高慮危心思退下謂

也又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徽旌旗之名自夏徂秋以

疾陳退朝廷重建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翰曰陳請也

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也旨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

子勤違謙光之意故用申超世高尚之事遂其所請也

法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改授司空領

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善曰肅子顯齊書曰淵寢

疾上相皇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景命不求大漸彌

留銑曰景大末長也大漸彌留謂病甚也善曰蔡邕揚

又曰疾大漸惟幾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

病日臻既彌留秋四十有入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祀善本晏嬰既

往齊侯超車善本作齊而行哭良曰棘盛也衛有大史柳

之輟祭而視之齊有晏嬰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

也善曰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

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

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禮之晏子

曰齊晏公遊於苗晏子死公擊驅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

趨知不如車之馱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

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

臣善本作恇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如柳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恆恐也言萬國同歲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增班善本無增字劔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翰曰節信也貴臣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為幢隨柩之儀飾也班劔不劔無刃假作劔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身善本作貞字向曰乘據也言人據守其德以處於時萬物不能害其真正之心也善曰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已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銖曰虛已謂自得而累邪世當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矣擾亂也善曰莊子曰方舟而溺於何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已以遊於世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以無以兼善天下聊以卒歲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

不當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不以我榮為榮言齊也卒終也善曰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蟬蛭之一過也莊子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齊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云能備此事褚公實有之善曰潘岳家風詩是以義結君日經始復圖終章字營立圖周易曰無祇悔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刊善本作形述詠所不盡向曰庶衆也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而詠之者非所能盡也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謝慶緒答郗敬書曰至理深玄故吏某中等感逝川之無拾哀清暉之眇默鏡曰感流川日夜不捨亦如人命一盡不生也清暉儀默形也眇默言求從幽冥不復見也善曰論語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曰餐輿

誦於立里膽雅誅於京國良曰餐輿也與誦謂與臺賤者

云鄭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誅謂韻

其誰嗣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惺曰衛大夫孔

於鼎垂文則銘之字也晉大夫魏顆死銘功於景鐘則法

也善曰禮記衛孔惺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

乃考服國詰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

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卓昭

公鍾也景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韓曰言故吏仰

山曰仰之刊刻也玄者石之色也表見也善曰毛其辭

詩曰高山仰止禰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向曰辰星主水也咸運謂齊水德也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向曰辰星主水也咸運謂齊水德也

先言齊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善曰爾雅曰大辰房

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

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撓而興齊木德故曰辰精

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已

見上元首惟明股肱惟良銑曰元首君也股肱即楮公也

文王故曰惟明臣咸昂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大天監

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從璿曜躡武前王政七曜也璿曜武跡也前王謂光代明

王言齊能監七政之道繼跡前代之王也善曰言君能

鑑照璿璣七曜之道躡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欽若元輔體

微知章事以見其明也章明也善曰言臣能敬順元輔

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

涿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也翰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外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

則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向曰誘進也 善曰莊
已見上文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銑曰言其道德深
無私此仁之情也 均其器量厚德也 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
善誘已見上文 海賦曰爾其大量也 莊子曰淵淵乎其若海也 郭象曰容
恣無量也 依言曰登東岳而知衆山之遙邈 莊子曰老聃曰
至人若地之自厚 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
而後知泰山之爲大 五臣兼作茲六八元斯九良曰周有五
高海淵之爲大 此爲六也 堯有八元亦賢臣也 兼褚公此爲九也 善曰
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 高誘曰周公且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高藹公忿生也 潘岳魯武公諱曰內暮帷幄外驪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階濟曰暮暮榮也 台階星名三公位也 曜星光也 善曰
台階帷幄已見上文 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
階也 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下階爲元士庶人漢書
音義三階三台也 范曄後漢書即顓曰三公上應三台 遠
無不肅邇無不懷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 善曰國語祭公
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阮嗣宗勸

晉王賈曰遠無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向曰諧和也 善曰論
不服邇無不肅 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戎狄
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請與
予樂 光我帝典緝彼民黎銑曰緝聖也 善曰興秦率禮蹈
謙諒實身幹之良曰躡履也 諒信也 幹用也 言信實之行用
道坦坦幽人貞吉 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
謙也 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帥將事不敬 孟獻子曰
卻氏其亡乎 禮身之跡 屈朱軒志隆衡館濟曰言其道尚
幹也 敬身之基也 仕也 朱軒貴士之車也 衡館衡門也 謂隱逸處橫爲門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乘朱軒 衡館衡門之館
也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翰曰眇眇深
也 萋萋草盛兒言辭翰盛如草華也 言好道義如川流也
文章之盛又若霧散言多也 善曰蔡邕何休碑曰辭述
川流文章雲浮孝經 嵩構云積梁陰載缺也向曰嵩山中岳
鉤命決曰雲委霧散

載則欽壞也言楮公亡如高山之類
 墜梁木之摧折善曰並見上文
 善本作遽字成列反協韻
 善曰德猷令德徽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
 日遽去也音逝怛怛餘徽鏘洋遺烈良曰協怛悲恨也烈盛也善曰楚
 辭曰心怛怛怛久而彌新用而不竭翰曰彌益也竭盡也言其
 悵以永思者木可窮盡也善曰典引曰身
 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美德遺聲久而益新用之

文選卷第五十八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